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授奖辞及获奖感言

中篇小说奖

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

授奖辞：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具有敏锐的现实主义品格，同时伴随着浪漫的抒情精神和倔强的青春理想。在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性格和命运中，浓缩社会生活的特定形态，展现着人的道德困境和精神坚守。

获奖感言：《世间已无陈金芳》这篇小说写作于2014年，初衷是想表现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里一类典型人物的命运。他们在遍地机会的时代抓住了机会，在烈火烹油之后宿命地归于失败，但也有着令人唏嘘的悲剧意味和英雄色彩。他们和19世纪欧洲的于连、拉斯蒂涅，20世纪美国的盖茨比存在着某种呼应关系，而这种呼应关系本身似乎在从一个侧面说明着中国这片土地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种种巨变。正是由于时代的变化，写作也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了各式各样的价值。它可以通过娱乐自己而忘却别人，也可以通过娱乐别人而养活自己。它可以是大众面前的表演，表演的内容仅仅是“在写作”，也可以是独属于一个人的秘密，秘密得绝不承认自己“在写作”。各式各样的写作有着各式各样的传统，而在诸多传统之中，我更希望有能力去继承的，是发祥于100年前，被称为“新文学”的那个传统。中国的新变改造着中国人的生活，也使得文学写作有可能成为一项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工作。我深感自己必须拿出更真挚的态度、更诚恳的精神，才能回馈我们的传统与时代。



在杭州的运河边，面对流淌了2000多年依旧不息向前的河流，脑子里不断闪回他前半生的岁月，片段的、无序的、平淡的记忆，水滴般形成他一个人的历史。

我试图写下这些没入小数点之后的人生，辉煌或者黯淡，幸福或者悲伤，惊心动魄或者平淡无奇，汇集在一起构成了我们波澜壮阔的生活。写作就像在人生的后视镜中，通过参照获得更多的认识，就像月亮参照太阳，河水参照岸，火车参照风景，对参照错……时代朝前飞奔，只有不断参照过去，才能领悟其变迁的意义。短篇小说在文学中是寂寞的，但我跟很多短篇小说作家一样，心甘情愿被这种寂寞拥抱，因为我深切地感受到，短篇小说的省略号后边，潜藏着每一位作家绵长的思考，深深的慨叹，是一程又一程百感交集的旅途。

马金莲《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

授奖辞：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中，两种家常食物的制作和分享，是生活意义的淬炼、生活之美的晕染。对物的珍惜，也是对心的珍重。精确的、闪亮的、涓涓流淌的细节使心与物、人与人温暖地交融。

获奖感言：我从2000年开始写作，那时候18岁，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也从未想过自己能走多远，只是因为发自内心的喜欢，从此就踏上了一条漫长的道路，这条路甚至可能要用一生去丈量，但是我无怨无悔地走着，因为文学带给我的丰足和幸福，实在是大过了付出的汗水和艰辛。18年来，我坚持用最朴素的文字，最真挚的情感，紧紧贴着地面，捕捉着、书写着、表达着西部乡村最底层广大普通人群的生存和生活图景，构建诗意栖居的乡村生活画面，呼唤人性深处的明亮与温暖。以后的日子里，我会继续保持内心的清醒和宁静，不躁动，不媚俗，不迷失自我，向着既定的方向继续书写，始终扎根在西海固深厚的泥土里，用一颗赤子之心，热爱、感恩、拥抱养育我的土地，写这片土地上回汉儿女对幸福生活的热爱，对温暖人心的坚持，对内心信仰的坚守，对美好人性的守望，对幸福明天的向往；写这片土地上，最普通大众的生存百态，风风雨雨，起起落落；写时代变迁中乡村世界的悲欢与离合，疼痛与坚守，撕扯与坚韧，泪水与欢笑，光明与希望。人生的路很长，文学的路更长，书写是一种幸福，我希望自己的一生是和文学始终相伴的一生。



阿来《蘑菇圈》

授奖辞：阿来的《蘑菇圈》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烟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有情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获奖感言：今天，中国人对于边疆地带，对于异质文化地带的态度，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变。过去的中国人向往边疆是建功立业，“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而在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这样的地方不是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被大部分人所遗忘。除此之外，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住，一定有些特别的物产。所以，我决定以这样特别的物产作为入口，来观察这些需求对于当地社会，对当地人群的影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写作中，我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写成奇异的乡土志，不要因为所涉之物是珍贵的食材而津津有味地写成舌尖上的什么，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味觉发达且找得到一组别致词汇来形容这些味道的风雅吃货。我相信，文学更重点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就像我的主人公所守护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以善的发心，以美的形式，追求浮华世相下人性的真相。



尹学芸《李海叔叔》

授奖辞：尹学芸的《李海叔叔》真切沉实，丰沛诚恳。两个家庭，互为远方而又情深义长，真挚、隐瞒、想象、误解和体谅层叠缠绕，百感交集。这是典型的中国故事，于曲尽人情中见时代变迁，牵动着人们的记忆、经验和情感。

获奖感言：我写小说一直是有目标的。很多年前，我写作是为了父亲，因为父亲曾对我寄予希望。后来，女儿6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我的目标又改了方向，我觉得，我得为女儿树立榜样。我一年写三四个中篇，五六个短篇，十几篇散文，或者做专栏写随笔。稿子无论发在哪里，都觉得这一年过得还可以。再后来，女儿长大了，为她写的话自己都觉得羞于出口了，我却又有新的发现。一些看过我的小说，或者编过我的小说的人，总觉得我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完全可以再上个台阶。我特别受不了别人对我失望，只得再努力一下试试。于是，2014年写了10个中篇，第一篇就是《李海叔叔》。《李海叔叔》不是在书斋里编出来的。我的叔叔就叫李海，他跟我家有着数不清的牵连。有一天我问母亲，还记得李海吗？我82岁的母亲一点都不糊涂，可她认真地问我：李海是谁？那一刻，我简直如五雷轰顶，衰老原来那样可怕，它会像偷你一样偷空你所有的储存，把你的昨天一笔勾销。我反复启发，母亲终于想起了曾经有过这么个人，至于我们之间所有的关联，母亲却一点也想不起来了。那一刻，我就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了。这部小说之所以能打动人心，是触发了很多人共同的情感记忆，那段日子饥肠辘辘，所有的李海叔叔们莫不与此相关。



冯骥才《俗世奇人》(足本)

授奖辞：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足本)回到传奇志异的小说传统，回到地方性知识和风俗，于奇人异事中见出意趣情怀，于旧日风物中寄托眷恋和感叹。精金碎玉，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标志出小小说创作的“绝句”境界。

获奖感言：一个重要的文学奖项，对于一个年轻作家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对于一个年老的作家则是一种精神的安慰。然而，这次获奖对于我还有另一重意义。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投身现代化冲击下濒危的文化遗产抢救中，渐渐放下了一己的文学写作，特别是几乎完全中断了小说创作。这使我与读者疏离开来并渐行渐远。这对于一个已和读者融为一体的作家来说，是常常感到“痛苦”的事，可是抢救与保护民族的文化遗产这个使命是时代性的，不能拒绝。我别无选择，只有听命于时代，听命于文化的责任。直到2013年我年过70，行动力差了，在书斋的时间多了，文学又情不自禁地返回到我的身上。获奖帮助我重温这种文学感觉。这似乎告诉我“你这老头儿还行，还能接着写”。这不就是一种精神鼓励吗？

尽管我热爱文学，但文学于我不仅仅是一种爱好，它仍然是我的一种纯粹的精神生活与精神事业。我对文学和文字始终是敬畏的，它不能亵渎，不能戏弄，它是一种苦苦的追求与探索，也是没有尽头的创造和再创造。文学既是孤独的，也不是孤独的。因为支撑文学的还有读者。因此，我会与文学、与读者相伴终生。

弋舟《出警》

授奖辞：弋舟的《出警》体现着对心灵辩证法的深入理解。不回避人性的幽暗和荒凉，更以执著的耐心求证着责任和疗救。在急剧扩张的城市边缘，在喧嚣的人群中，被遗忘的也被守望者，令人战栗的冷被一盏灯不懈地寻找、照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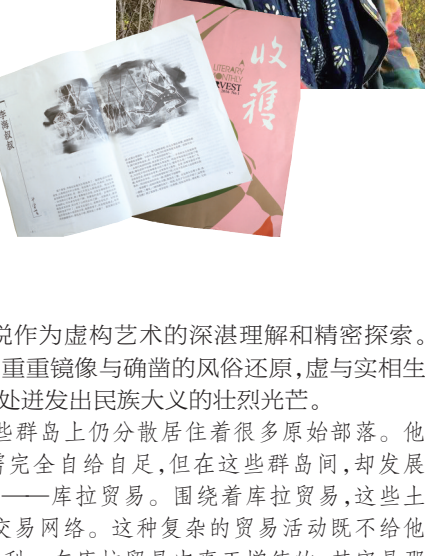
获奖感言：一个作家的根本气质乃至在文学中处理世界的独特方式，总会有限定，而这篇《出警》，可能在朋友和读者的眼里，超出了作为小说家的我的限定。我承认，驱动着我的，首先是一个社会事件。我从不以新闻驱动写作的灵感。但是，我之所以在丙申年起意写一本小说集，并且用时间的概念来命名这本集子，正是因为我想要忠实地记录“现在进行时”。这首先是对于时间的忠实，是对身在时间之中的我看待世界时的态度的忠实。如果说，写作亦如硬币，正反两面构成了它完整的形状，那么，更多的时候，我可能只热衷于摩擦硬币的平面，让那一面越来越亮，以至于遭到常年忽视的另一面，越来越暗沉无光。当我摸出这枚文学硬币来和世界交流时，它“截然不同”的光泽，没准会令人起疑。写作《出警》，我只是想忠实地回到小说的伦理中，让每一个生命的真相去解释自身，让小说家的笔驱散那些“社会性”纷纭的表象。我知道，惟有在这样的努力中，自己才能更加理解人之为本意，才能犹如摩擦硬币的两面一般，去整全地打量我们的世界。也许就此，我写作的姿势将更多地去尝试让两根手指共同地捻动，去磨亮硬币的两面。感谢所有的评委，你们或许都不曾想到，你们激活了我的另一根指头。



小白《封锁》

授奖辞：小白的《封锁》体现着对小说作为虚构艺术的深湛理解和精密探索。天衣无缝的圈套与周详狡诈的细节考据、重重镜像与确凿的风俗还原，虚与实相生相长，抗战时期的上海在沦陷与封锁的暗处迸发出民族大义的壮烈光芒。

获奖感言：20世纪初，在西太平洋一些群岛仍分散居住着很多原始部落。他们各自说着几十种不同的语言，日常所需完全自给自足，但在这些群岛间，却发展出一种范围广泛的、极有规律的贸易活动——库拉贸易。围绕着库拉贸易，这些土著居民之间形成了一个不断向外延伸的交易网络。这种复杂的贸易活动既不给他们带来利润，也不给他们带来生活上的便利。在库拉贸易中真正增值的，其实是那些神话、传奇、故事和歌谣，或者说文学。不同族群的交往、地理上的冒险、各种语言风俗间的碰撞融合，让那些相隔千里的岛屿居民结合成一种文学共同体。人们在不同的地方讲着相同或者相似的故事，用不同的语言歌颂着相同或者相似的故事人物，由不同的风俗习惯中，得到了相同或者相似的故事伦理。文学很可能是人类最早的交易对象，文学很可能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通货。一万年以前，不管是居住在山顶上、洞穴中或者岛屿上的人们，正是因为有了文学，他们才会结为一体，才会共同创造出今天的人类文明。今天，我们有了全球一体化的观念，与此同时，新的藩篱却似乎正在生成。作为一名文学从业者，我们应该有信心、也有责任发明出新的故事，来面对和回应新的问题。文学可以自省，但文学不应该内卷。



肖江虹《雉面》

授奖辞：肖江虹的《雉面》丰厚饱满，深怀乡愁。在归来的游子 and 最后的雉面师之间，展开“变”与“不变”的对话，表达着对生命安居的诗意想象。“返乡”这一空间性的时代主题由此获得永恒往复的时间维度。

获奖感言：2013年我写了《盘镇》，2014年我写了《悬棺》，2016年我写了《雉面》。三部小说都以贵州边地民俗民风为题材。它们让我看到了文学更为丰饶和开阔的那一部分，同时也让我找到了汉语叙事的优良传统。我记录这些消逝和即将消逝的风物，不是吟唱挽歌，而是想努力把曾经打动我们的乡村诗意图景记录下来，让读者能看到祖先们在遥远的过去曾经拥有的伟大的想象力和诚挚的包容心。

所有文学作品所依托的外物只是一个手段，最终的指向还是人。文学就是写人的困境。所谓的文学胸怀，就是作家的笔下不该有假想敌，作家应该写出万物平等，写出属于全人类共有的精神痛苦。作家用笔讲述人类在时代里面的困境。我们每个人都有困境，作家需要发现困境讲述困境，应该让大家感受到的不光是消失掉的东西，还应该让大家看到天边的亮光。我们要不断往前走，人类的脚步是停不下来的。停下脚步去盯着那些陈旧的物事，这没有意义。因为我们的目标在前边。但是在行走的时候，不要忘掉这些曾经带给我们美好的东西，它能让我们怀着诗意的美好去继续往前走。



朱辉《七层宝塔》

授奖辞：朱辉的《七层宝塔》直面乡村的现代化转型，围绕生产方式和形态的变化，敏锐地打开农民邻里矛盾中隐含的经济、文化、伦理向度，在典型环境中生动地刻画人物，显示了充沛的现实主义力量。

获奖感言：写作的人都有一片痴心、痴情。《七层宝塔》对我来说，是个异数。虽然早期的《暗红与桔白》《红花地》《驴皮记》等篇什得到过不少褒奖，但我已经多年不写农村了。2009年前，我一口气写了四个长篇，此后只写短篇，专注于知识分子和都市情感。我沉溺其中，乐此不疲。2016年春节前，我参加活动，参观新农村建设的样板房。房子很漂亮，但是我看到市民广场的居民，他们的谈吐、样貌和举止，显然还是农民。我当时心中一凛，觉得我可以写个小说了。兴奋导致嘴快，一不留神我宣布了我要写。这一来造成了某种被动，不写自己都觉得是放空炮。我想了一年多，某一天，脑海里突然出现了“村庄竖起来”这句话，立即就能写了。

七层宝塔，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七”看来是我的幸运数字。宝塔层数都是单数，其中七层最为常见，这里头自有道理，有点玄妙。曾经以为，学水利是个弯路，但如果缺少在农田水利工程上的基本训练，少了依然在搞农村水土资源规划的妻子回家对我的唠叨，倘若没有17岁以前的小镇生活经验，《七层宝塔》即使写出来，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感谢鲁奖评委会。你们的肯定，让我深受鼓舞。



报告文学奖

李春雷《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

授奖辞：李春雷的《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凝练有力，是短篇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追忆领袖与作家之间的往事，表现高山流水的相知与情义。人物性格跃然纸上，高风亮节令人神往。

获奖感言：过去对于领袖人物，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高大全”，而恰恰这种写法，让作品脱离了群众。所以，我把总书记当做一个普通人来写，写出生活中、工作中本色的他。他与大山是朋友，与我们也是朋友。《朋友》里，不能有任何虚构和想象。即使是一些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史实，我也要慎重地选择使用。我在坚守真实性的同时，特别注意艺术性。在整体行文叙述中，多借鉴古典小说、古典散文的笔法，变换视角，开开合合，杂以闲笔，多用短句；在结构布局上，我追求一种自然、浑圆的感觉，看似随意，实则用心。说到用心，在文章的思想性方面，我更是别有用心。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我试图提供一些思考，比如从尊重文化、尊重人才的角度，从勤于读书、善于学习的角度，从勤政廉政、干事创业的角度。我认为，总书记为这个时代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同时，写作之初，我也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创造一个成语，像高山流水、管鲍之交、三顾茅庐等历史上的著名成语故事一样，为中华文明史留下一段佳话。总之，这是一段千载难逢的友谊故事，是古代经典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的翻版和提升。我相信，肯定会有一个最恰当最准确的成语，把这个故事表达出来，流传下去。



短篇小说奖

黄咏梅《父亲的后视镜》

授奖辞：黄咏梅的《父亲的后视镜》映照着一个劳动者的路，也映照出时代的变迁。与共和国同龄的父亲平凡的一生，如凝练精警的诗篇，时有超拔壮阔的气象。其中贯彻的深长祝福，体现着宽厚有情的小小说精神。

获奖感言：听到获得鲁迅文学奖消息的时候，我正在江苏泗阳采风，凑巧的是，透过住处的窗户，正看见运河在悠悠地流淌。如同这篇《父亲的后视镜》里那个与共和国同龄的“父亲”那样，在他独居的岁月里，一定有很多时候，站

